

## 花落春仍在

周华诚

命运  
的捉弄，  
是祸也是福，  
坎坷与  
困境  
带给人  
思考人  
生的机  
会。

## 1

“花落春仍在，天时尚艳阳。”

清道光三十年(1850年)，俞樾中了进士，离中举已很久，那是六年前的事情了。看到发榜上，自己和兄长俞林的名字赫然在列，俞樾百感交集。

会试发榜十天后，要进行殿试，殿试过后是朝考。这一年朝考的题目是，要求以“淡烟疏雨落花天”为题写一首诗，并敷衍成文。这个题目意境虽美，但有一种伤春悲秋的颓废气息。只是，俞樾看到这个题目，写下了“花落春仍在”的句子，呈现了精神昂扬的一面。

几天之后发布消息，俞樾在朝考时中了头名。后来俞樾才知道，这个头名是曾国藩力荐的。

曾国藩当时任礼部侍郎，与主管科举的礼部尚书同为该部堂官，在这次阅卷中有很大的发言权。大部分考生都写了落花的悲伤低沉之意，唯有俞樾诗文里有昂扬明朗之意。一句“花落春仍在”让曾国藩抚案激赏，曰：“此与‘将飞更作回风舞，已落犹成半面妆’相似，他日所至，未可量也。”于是名上金榜，赐进士出身，改翰林院庶吉士。

庶吉士是朝廷的人才储备库，也是士子们步入仕途的起点。

修业三年期满后，俞樾被咸丰皇帝召见，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，成为真正的翰林。后受咸丰皇帝赏识，放任河南学政。到了河南之后，俞樾便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。他的任务是朝廷招选人才，希望能通过科举考试，使真正有才能的人步入仕途，为国效力。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咸丰七年(1857年)秋闹过后，御史曹泽上书参劾俞樾“命题割裂经义”，有戏君、反君之意，因而罢官。

人生之事，真如塞翁失马，自河南学政任上被弹劾，永不叙用，对于世俗的人生来说无异于天大的打击，但对俞樾来说，终于促成了他人生方向的突围。

从此，俞樾走上了一条艰辛的讲学、治经之路。

罢官之后的俞樾不得不为生计奔波。听说苏州云间书院讲席有了空缺，俞樾去苏州教书。但是好景不长，战争的到来打破了宁静的生活。俞樾携家人从德清、上虞、定海、上海一路避乱奔波，之后又租了一条小船在黄浦江上生活了一段时间，然后抵达天津。然而寄居天津的日子，比想象中的还要艰难。

自被罢官，俞樾十年间没有跟恩师曾国藩联系过，不是不想联系，而是他自觉惭愧。他仕途停滞，深觉有愧于恩师当初的殷殷期许。直到十年后，他与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见面聊天，李鸿章向他谈起恩师还问到他的情况，俞樾才觉得，是应该给恩师写一封信了。

很快，曾国藩写了回信。这让俞樾十分感动。曾国藩盛情邀请俞樾到他上任的两江总督府里见面。当天夜里，二人秉烛夜谈，直至东方露白。受曾国藩的热情挽留，俞樾在总督府里住了二十余天才回去。

“花落春仍在。”多年以后，曾国藩仍然深刻地记着当初俞樾写在试卷上的那句诗。多年以后，曾国藩还帮俞樾在苏州马医科巷隐居的房子庭宅“曲园”题写了书斋名“春在堂”。

这书斋的名字，正是从那句“花落春仍在”中摘取而来。一来，纪念昔日的辉煌起点，二来表示自己虽罢

官，“花落”，但志气不衰，“春仍在”。当初在朝考卷子上写下的首句诗，竟与他的一生轨迹相印相合。

## 2

俞樾(1821-1907)，字荫甫，自号曲园居士，浙江德清人。清末学者、文学家、经学家、古文字学家、书法家。他是现代诗人俞平伯的曾祖父，章太炎、吴昌硕、日本井上陈政皆出其门下，被称作“一代大儒”。

罢官之后起初的那一段生活，是俞樾人生中最动荡、思想最为迷惘的时期。之前所受的教育与训练，都是为了仕宦之路而准备的，突然被罢官，便是生性超脱旷达的俞樾，心中也不免充满迷茫失落的情绪。

在几年之中，他颠沛流离，辗转于苏州、上虞、上海、天津各地，声名未著，坐吃山空，经常要靠借贷为生。在那样艰困的生活之中，他逐渐找到了一个人生的目标，希望“立言”以传世。使他名满天下的《群经平议》和《诸子平议》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。

著作完成，刊刻是个大问题。他连基本的生活问题都解决不了，哪有精力刊刻著作呢？好在这时天津有一个富家子弟，名张汝霖，也是读书人，平时与读书人来往比较多。他听说俞樾有著作后，就把书稿拿去读了一遍，把自己最感兴趣的《考工记世室重屋明堂考》单独拿出来刊刻行世。虽然只有一卷，但也是俞樾著作在社会流传的开端。

但俞樾希望能刊刻全文，他开始求助于师友。他想到昔日的座师祁寿阳，给他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，报告自己自官场罢免之后以著述为业的情况，并将自己的著述目录也一并附上。不久，祁公果然回信，询问其他各卷的情形，于是俞樾又写了一封《再上春圃相国》，进一步谈到刊刻之事。然而让俞樾失望的是，这封信写出不久，因为祁公老疾频作，一年多后才收到对方回信，此时俞樾已回苏州；收信不久，祁公也去世了，而刊刻之事仍遥遥无期。

俞樾当时生计十分困顿，在官府邸报中看到李鸿章被任命为两江总督，就不揣冒昧去信请求帮忙谋事，后来果然接到了李鸿章的回信。信中不仅重叙师门之谊，而且说苏州紫阳书院教席有一空缺，已推荐俞樾前往。同治四年(1865年)秋天，俞樾回到了苏州，结束了流离动荡的漂泊生涯，开始在苏州紫阳书院教书上课。

为了让《群经平议》刊刻出版，俞樾不断往返于苏浙沪，寻找出版机会。同治四年(1865年)冬天，俞樾到杭州拜会浙江巡抚蒋益澧，后者爽快答应愿意出钱百万相助，商定在第二年春天便写定开雕。之后，俞樾又去拜访杭州太守刘汝璆，刘太守为官清正，家境清贫，派人从钱庄借来洋钱四十枚，帮助俞樾在刊刻之前找人写个副本。

《群经平议》刊刻过程一波三折，进程缓慢，俞樾一直很不安心且无奈。后来蒋益澧调离浙江，刘太守也调走了，校刊者高均儒也卧病，俞樾心中十分焦虑。对于俞樾来说，他对自己官场之事都已超脱，但对书的刊刻，却极为在意，因为那是他新的人生、有意义的人生的开端。他一生所寄予希望的人生目标，便是立言，这也是他生活的意义。

立言藏之名山，传之后世。他对自己重新选择的道路，充满了自豪感。同治六年(1867年)春天，《群经

平议》终于在杭州刊刻完成，全书共有35卷。这部书和随后出版的《诸子平议》，奠定了俞樾在古文经学界的地位，也给他带来了极高的声誉。

此后，他的其他著述，如《古书疑义举例》《宾萌集》《宾萌外集》《曲园杂纂》《春在堂诗编》《湖楼笔谈》《春在堂杂文》《第一楼丛书》《俞楼杂纂》等都相继刊刻出版，各方人士争相资助，成为文坛雅事。

在苏州紫阳书院主讲两年后，俞樾拜访浙江巡抚马新贻，马新贻已读过俞樾的《群经平议》，竭力邀请俞樾到杭州主讲经精舍。俞樾欣然答应，到杭州任经精舍的山长。

这时他已经47岁。

讲经精舍是当时杭州城里最好的学校之一。当时杭州的高等学府，还有敷文书院、崇文书院、紫阳书院三所官办书院。在讲经精舍任教的31年间，俞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有所成的人才。清中叶以来的两浙学者，虽然不是全部出身于讲经精舍，但卓有成就者，大半都出于此。

俞樾的家在苏州，每年他都不断在杭州与苏州之间往返。春节过后到杭州上课，初夏返苏州消暑，初秋重阳节前后返回上课，元旦左右再回苏州，三十余年间都是如此。

## 3

曾国藩曾将同年乡榜的李鸿章、俞曲园作过比较——“李少荃拼命做官，俞荫甫拼命著书”。这两个门生，一个拼命做事，一个拼命著书，都是积极追求人生的价值，立功立言，以垂名青史。曾国藩是能够理解这两个门生的人生追求的。

从苏州到杭州，俞樾潜心学术达四十余年。治学以经学为主，旁及诸子学、史学、训诂学，乃至戏曲、诗词、小说、书法等，可谓博大精深。他勤奋治学，著述甚丰，有五百余卷。俞樾先后主讲过紫阳书院、杭州讲经精舍、德清清溪书院、菱湖龙湖水院，海内外慕名求学者络绎不绝，号称“门秀三千”。

清光绪四年(1878年)，俞樾掌教讲经精舍十周年时，以徐琪(字花农)为首的俞樾众弟子共同出资，为恩师在孤山南麓营建一所私宅，此举亦得到俞樾老友彭玉麟的资助。

光绪五年春天，俞樾正式落成，花木泉石，布置妥当。这里虽说是“小曲园”，规模却要比苏州的曲园大得多。正门两边是俞樾自题的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“合名臣名士为我筑楼不待五百年后此楼成矣”，下联是“傍山南山北沿堤选胜恰在六一泉侧其胜何如”。

此楼依山面湖，坐收里外湖之胜，四时花木点缀其中，是个读书著说、讲经会友的佳处。俞楼落成时，徐琪写了一篇《俞楼记》，全文如下：

“吾师曲园先生自中州还，杜门却扫，一意以著书自娱。其高洁不在两贤下，而羽翼经训，启迪来学，则又似过之。然子陵有垂钓之台，君复擅巢居之区，而先生主讲湖上，课院而外，未谋游息之区，非所以慰山林也。于是，同门诸子，度地于六一泉侧，行地数弓，面湖枕岗，极优秀之趣，其山即孤山也，与君复可把臂而语；登山南望，富春帆影落樽俎间，而子陵钓矶出没云雾，又如遥想揖让者，以先生而居此，庶其宜乎！”

文中提到的“两贤”，一是“子陵”，即东汉时期富春江上隐居的严子陵；一是“君复”，即南北朝时隐居西湖孤山的林逋。徐琪将俞樾与林逋、严子陵相比，认为俞樾在教育后人方面，比“两贤”更出色，在西湖孤山筑俞楼，使俞樾住于此地与浙东古贤比肩，最合适不过。

“曾向西泠桥下坐，安知他日有俞楼？”想当年，俞樾被人从官场弹劾，数南北辗转流离之时，哪里会想到有一天会在西湖边落下脚来，又能由众弟子合力筑成一座俞楼？孤山上的俞楼，也是代孤山建起的第一所民宅，时人称之为“西湖第一楼”。

此后三十余年，俞曲园在俞楼安心著书立说，直到78岁辞去讲经精舍山长一职。终其一生，“存出世之心，行入世之事”。他的出世，是他超脱旷达，对现实中的功名利禄不再挂怀；他的入世，是他最重要的人生追求在于著书立说以留名青史，最大的人生乐趣在于著述能够刊刻流传，最高的希望是经学命脉能绵延相继。

“拼命著书”或许对别人是一种苦差事，对他而言却是一种快乐，这也成为他生命中的寄托，由此感到自己的生存价值与人生意义。

在《春在堂随笔》中，俞樾记录了一事，俞楼有很多老鼠，每天晚上活跃，把蜡烛都咬烂。他想或许是老鼠肚子饿了，就每天晚上放一只饼在案头，后来老鼠就不吃蜡烛了。他由此想到“一物有一命”，万物皆平等，由此，也可以看出俞樾后来的思想。

简朴的生活，使俞樾的思想在平静超脱中，又蕴含着深沉与凝重。大道至简，宠辱皆忘，俞樾由此走向心灵的更高境界，终成一代经学大师。命运的捉弄，是祸也是福，坎坷与困境带给人思考人生的机会。这次人生的重要转折，促使俞樾走向退隐归田、治学立说的道路，并且以一个崭新的生存方式，实现了生命的突围。



马远《梅石溪凫图》